

遠見叢書

5

吳祖光 著

將軍失手掉了槍





將軍失手掉了槍

——吳祖光選集

吳祖光 著



遠見叢書 5

將軍失手掉了槍——吳祖光選集

作者 / 吳祖光

特約主編 / 陳幸蕙

執行編輯 / 胡芳芳

美術編輯 / 李錦鳳

插畫 / 謝浩正

校對 / 林長瑤

發行人 / 王力行

法律顧問 / 陳長文律師

出版者 / 經濟與生活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10428松江路87號四樓

電話 / (02) 507-8627

總經銷 / 黎光實業有限公司

直接郵撥帳號 / 0534888-5號

印刷廠 / 沈氏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廠 / 立全彩色製版公司

裝訂廠 / 弘展裝訂廠

登記證 / 局版台業字第2517號

本公司獨家享有本書在全球之出版權及發行權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著作完成日期 / 1988年5月15日

出版日期 / 1988年7月15日第一版

平裝定價 200元

The Selected Articles of Wu Zuguang

by Wu Zuguang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Ltd.

Copyright 1988 by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Ltd.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2025.10.10 10:10:10

The Selected Articles of Wu Zuguang

by Wu Zuguang

中國的明天 才剛開始

——「吳祖光選集」編序

陳幸蕙



一、海棠標記

我的「大陸經驗」，是從文學開始的。

阿城的「三王」，張辛欣、桑曄的「北京人」，莫言的「紅高粱」……，燈下讀著讀著，不時有薄淚前來潤瞳。

遂不免湧起了令自己也爲之訝然的鄉愁。

這鄉愁，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精神上的、民族倫理上的，不是因現實或回憶所引起的，一種突如其來的情緒，而是實實在在，其來有自的一種眷顧傷懷。

與作品背後負載著中國情感的文學心靈相遇，我隱隱然感覺到那十億佩戴海棠標記的不識者，也應是和自己同其呼吸、同其承傳、同其榮辱，甚至也同其悲歡、同其命運、同其終極關懷的人群。

其實，我胸口不也有一枚刺青嗎？——小小的、溫柔的海棠標記，血統與歷史在身上落的款，永生永世的配戴，一枚嵌進血肉的題識，偶爾也很深地痛一下的徽印——雖然，三十多年歲月，始終在太平洋西陲一座浪花鑲邊的美麗之島上生活，那葉真實的海棠從不曾夢過也無從夢起，是嘉南平原不斷湧出的蓬萊米粒，珍珠似一顆顆把我哺大，但豐饒溫暖，把人哺成、造就成、也殷殷期盼成現代中國主人翁的亞熱帶家園啊！天之涯地之角，不論世界盡頭或雙足穩踏在她

堅實的胸膛之上，我都認她是最親最美最唯一的故鄉！但是——那一葉海棠，那從來不曾去過夢過的海棠，爲什麼卻也總在人探溯自己的根由，思想起自己的未來時，時不時地來叩你、撞你、憾你，令你不自覺地要深情遙望呢？

若有一天，顫抖的腳步踏上那塊土地，輕喚一聲：「我來了！長江、黃河、西湖、洞庭……」，是爲了探親或觀光，還是爲了還鄉——回另一種故鄉呢？

對五〇年代出生於亞熱帶家園卻又佩帶海棠標記的這一代中國人而言，故鄉，於我們，豈不具有兩種意義，兩個層次？

而不論是浪花鑲邊的美麗之島或整座大陸，兩個故鄉的哺餵滋養——兩種意義，土地現實與歷史文化——的鋪叙蔓衍，必須合璧，才能成就這一帶在台灣年輕中國人生命的完整。

因此，佩載那枚溫柔的海棠標記，復深心擁抱在此生長、生活且成家立業的土地家園，當我們朝西望鄉，我確知那不是虛矯的身段，盲目的眺望，而確乎是誠誠實實，懇懇切切在思索中國的明天，並爲之祝福祈禱的一種姿態。

在台灣，我的「大陸經驗」從文學開始。而文學那是一種比歷史、比有限的現實還更真實、更強烈的人間紀事。

二、來自青果巷的人

然後，在諸多大陸文學的篇章裡，我遇見了他——一個來自江南、來自青果巷的人，一位周恩來曾稱之為「黨外神童作家」的前輩，一位因三十餘年政治與空間的阻隔，直至最近我才在紙上知曉他名字的三十年代戲劇作家，吳祖光。

繼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黨」籍之後，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這位作品曾在英國、波蘭等地演出的劇作家，也因為被指控犯了三條反「黨」的言論，而在「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的「勸說」下，被迫退黨。

那年九月，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邀請吳祖光赴美訪問。在哈佛大學，愛荷華大學等地舉行了九次演講之後，吳祖光於家書中瀟灑坦率地告訴妻子：

「我自知不能勝任為一個好黨員，教我退黨毫無遺憾。」

就這樣，一個「對共產黨從敬愛、崇拜到失望」的文字工作者，走出了他對社會主義的幻想，走出了他以半世紀的激情去愛、去期望的「黨」。

老舍在他的戲劇「茶館」裡，曾藉劇中人之口說：「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

白樺寫的「苦戀」，那懷抱滿腔熱情投歸祖國的科學家，也曾無語問蒼天地在雪地上畫下一個大問號：「我愛我的國家，但是國家愛我嗎？」而八〇年代末期，同樣地，一個忠於「黨」、熱愛

「黨」的作家吳祖光，也不免在家書中黯然自問：

「這裡的朋友，無論是美國人，大陸來的中國人，還是台灣來的中國人，都很關心我們，愛我們，可是爲什麼我們的黨卻不愛我們，勸我出黨呢？」

燈下，我閱讀著這位前輩作家的困惑，閱讀著他自一九四〇年代至今的作品，閱讀著一名中國知識份子在現代史裡漫長跋涉的心路歷程，也閱讀著他所有的憧憬、幻滅、苦難與悲欣，到頭來都只化爲唇邊一朵清淡溫和的微笑——於是，那不願去想，卻又時時不自覺地前來叩門的問題遂又在心底響起：中國啊，中國，究竟，妳的明天在那裡？

而生在北京，長在北京，故居在常州青果巷的作家吳祖光，是那樣喜歡提起故鄉兩千五百年前延陵季子掛劍的往事，喜歡開心地想著「我們常州是友誼和信義的家鄉」——這來自青果巷、來自延陵季子掛劍之處的作家，學不會放棄，學不會死心，他相信，中國當會允諾他，在不久或遙遠的將來，給他也給所有的中國人以生動亮麗的前景，而他的等待將如受劍的徐君一樣，不會落空。

三、昨夜星辰·昨夜風雨

在一個偶然的機緣裡，我得到吳祖光先生自三十年代迄今的雜文、小品、隨筆等一百餘篇，以及他早年在四川國立戲劇學校完成的第一部歷史劇「正氣歌」的手稿——那已是作家民國二十

八年在四川江安的往事了，當時戲劇學校教務主任還是曹禺先生，而吳祖光也不過是才二十出頭的青年，純潔、敏感、熱情，充滿理想主義的色彩。

在目睹中國的貧窮、戰亂與封建的同時，他也心痛地意識到「我們中國有許多善良的、慣於忍耐、慣於吃苦受罪的沒有聲音的人民」，於是，懷著悲憫、自疚與旗幟顯明的愛國主義精神，一九四九年，他和其他對共產制度存著幻想的年輕人一樣，也開始滿懷激情地讚美「新中國」、「新社會」的來臨，歡呼著全中國得到「解放」。

但就在他還在歌頌「新中國人民的生活要比過去更加可愛」時，一九五七年，「祖國」大地卻掀起了一陣他永世也弄不明白的「反右」風暴，緊接著，「三面紅旗大躍進」的口號也漫天彌地喊響了。

為此，敢於直言批評的劇作家，在鬥爭會上成為重點批判的對象，被送往靠近蘇聯的北大荒，勞改三年——當「寒暑表的水銀柱跌下到最低點隱沒不見時，還要到風雪裡去幹活。……」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革命小將」前來抄家，作家再度被打為黑幫。「隔離審查」五年後，復轉至天津五七幹校勞動——「掏廁所、拾糞、餵豬、開荒、修渠、燒磚、蓋房、築路、裝車、搬運……」幾乎所有粗活部幹遍了。由於是「大右派」，因此勞動時和旁人分開，不准回家，沒有通信權「甚至連問一問為什麼這樣的權利也沒有。……」

一九七七年，文革結束，作家重返家園，恢復創作權利，而於一九八〇年應法國學術界之

邀，與詩人艾青赴歐，參加「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研討會。一九八三年，應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之邀，赴美寫作訪問。一九八七年，則再度赴美參與該計劃成立二十週年慶祝活動，並前往華盛頓、波士頓、明尼蘇達等地演講訪問。離開舊金山之前，加州大學東語系邀請他翌年為該校授課。

……

整個暮春夜晚，淡金的燈輝下，我讀著吳祖光曲折起伏的經歷，恍如讀一部痴人狂喧的中國現代史，一方面驚痛於整個文革時期瘋狂可怖的人才浪費，驚痛於這一場荒謬的政治歇斯底里所造成的重創，另一方面也驚痛於文人作家、知識份子在此騰騰焚燒的赤燄中所作的悲慘獻祭。

回首前塵，昨夜星辰，昨夜風雨。

在今日的陽光裡，當文革時期橫遭凌辱的作家，開始遙想未來，並且堅定地說：「大陸人民的覺醒靠民主」時，他是否又對中國重燃起了希望的燭火呢？

四、打開十億生命的門戶

而不論是吳祖光、阿城、張辛欣、莫言，或其他大陸作家，常常，我掩卷思索：在台灣，此時此地，我們閱讀大陸文學作品的意義在那裡？

若放眼天下之前，需先放眼中國，那麼放眼中國之前，是否應先放眼大陸文學？在海峽兩

岸阻隔了將近四十年之後，文學，是不是也提供了一個繪影繪聲的管道，讓我們對彼岸，對整個中國有較具體貼近的瞭解，同時，也彌補了我們在大陸認識上時間空間的某些斷層？

即以吳祖光作品為例，他在本書的小品與生活隨筆中，所斷續自述的文革經歷，如「枕下乾坤」、「三十年書懷」、「懷念老舍先生」、「我的妻子新鳳霞」等，固僅是個人在大時代中的血淚滄桑，是無數悲劇中的一個，但就在此悲涼的切片中，我們卻看見了文革時期整個清晰可怖的倒影。文革紀事之外，吳祖光也以其知識份子的敏銳與良知，對所謂的「四個現代化」提出了質疑（如「洛伽山燈火」）；對共產制度下，群眾工作情緒低落、缺乏辦事效率、特權公然橫行的現象（如「洗衣記」、「印刷廠傳奇」、「相府門前七品官」等），予以嘲諷抨擊，犀利處不啻大陸的「野火集」，而一個對共產制度早年抱以熱烈期望的中國人，由迷失到醒悟的歷程，亦充分在作品中呈現出來。若以現代散文標準來衡量，這些小品或許文學質素微顯稀薄，但其紀事意義、社會史料價值實遠大於其藝術價值，而其濃厚強烈的現實性與批判性（遊記亦不例外），尤其啓人深思。……

也許，唯有以關懷為鑰匙，我們才能打開十億生命的門戶吧？

而身為五〇年代在台灣出生的年輕人——當他們說「你們是戰後幸福的第一代」，當他們說「你們在中國人五千年裡最好的三十年中成長」，並且當他們細數：「三七五減租以後，耕者有其田之後，民生工業充分發展之後，出口導向經濟高度成長之後，教育全面普及之後，中產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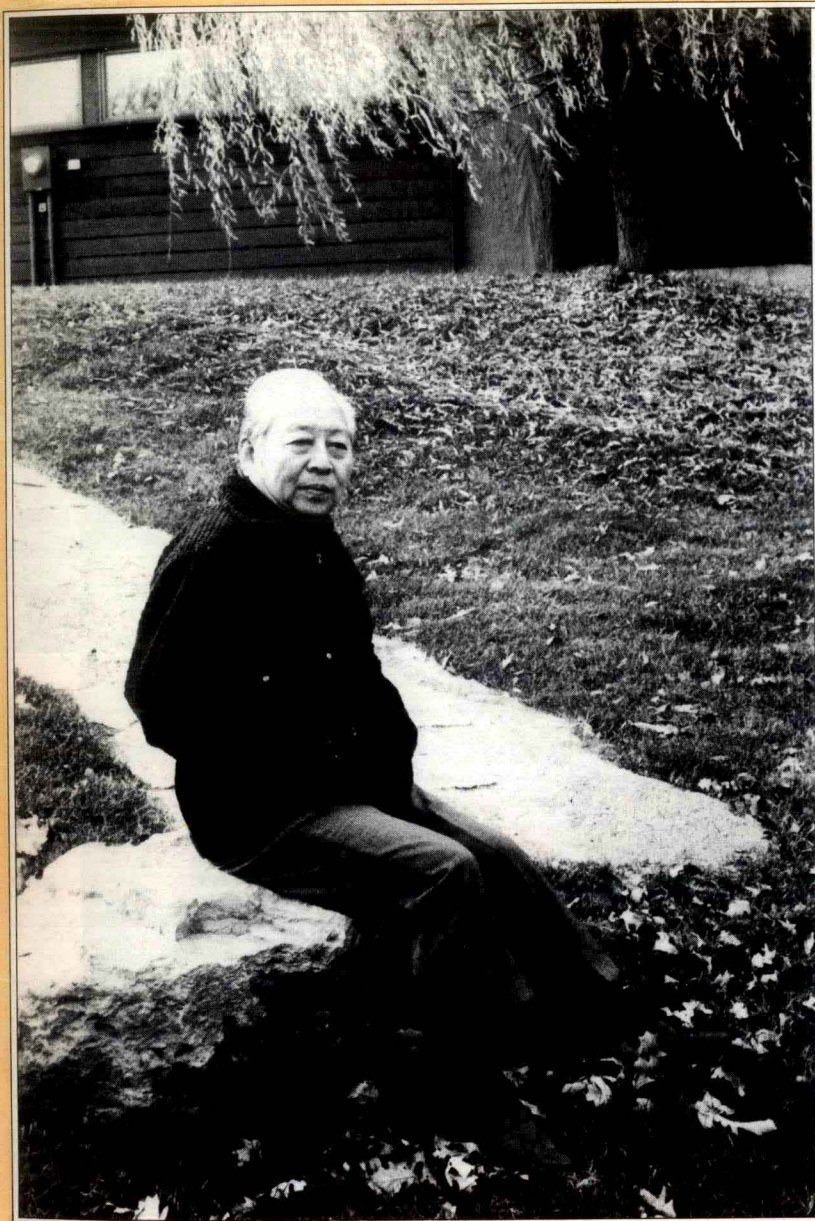
級興起之後，開放心靈逐漸形成之後，社會大眾充分參與之後，追求全民福祉之後……」，當他們問：

「中國愛你們，你們愛中國嗎？」

身為五〇年代在台灣出生成長的我們，當如何向歷史、向他們提出回答呢？

有所承擔，有所堅持，有所作為——那會是我們這一代中國年輕人的形象嗎？若然，那麼即使眼前的浮囂交織成不確定的迷霧，但因為我們——這在亞熱帶家園成長復佩戴海棠標記的一代存在，我們仍然可以宣稱：

中國的明天才剛開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攝於美國

與妻新鳳霞的近照



與妻及女兒吳霜合影





新鳳霞劇照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攝於美國